



“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后现代性解读

龚雄亭

(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4;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 “互联网+”是一场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条件, 跨越并结合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方式武装自己, 深入地理解这场全球性创新竞争的“万物互联”时代, 引导和培养能够适应这次全新挑战的创新型人才, 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 其战略意义非同凡响, 且刻不容缓。

〔关键词〕 “互联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7)01-0143-05

一、“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

在2015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互联网+”国家行动计划, 他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 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ITFIN)健康发展, 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1〕}。2015年7月, 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这些都标志着依托互联网应用技术与各个传统行业融合的“互联网+”策略, 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文化发

展战略的重要层面。

那么什么是“互联网+”? 由于“互联网+”概念提出至今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目前对它的定义和特征还处在探讨和摸索之中。例如有人就认为“‘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 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2〕}也有人认为“‘互联网+’的本质是‘互联网2.0+创新2.0’的经济创新模式。”^{〔3〕}还有人认为“互联网+的‘+’,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也是思维、理念、模式上的‘+’, 其中以人为本推动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与创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4〕}另有人认为: “互联网+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 是未来中国经

〔收稿日期〕 2016-10-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立项课题(CSZ16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龚雄亭(1984-), 男,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西南财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5]笔者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策略与思维模式，它不仅仅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那么简单。同样是“+”，有“1+1=2”的数学“+”，也有“ $H_2 + O = H_2O$ ”的化学“+”；正是因为发生了深度融合和结构重塑的化学反应，传统行业才能得以涅槃重生，从而社会的各行各业也就通过“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进一步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互联网+”的主要特征，笔者认为简单来讲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度融合，互联互通。就像前文中所指出的，“互联网+”是一场充分运用新技术条件，跨越并结合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些新技术条件既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网络技术条件，也包括VR虚拟现实技术、量子通信、生物工程技术等非网络高新技术条件。这种融合既能解决传统工业的行业内地域布局相对分散，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管理资本不够集中的问题，又能够产生跨行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旧产业升级的平台效应，使市场经济中的各要素在新技术条件的支持下，得以创新性地联通和发展。这种互联互通能够迅速地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极大地拓展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反过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导向和完善良好的市场供需机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深度融合”需要培养新兴的复合型人才，加强“互联网+”相关的教育教学，让学生得以更好地学习新技术知识，增强协同意识和服务意识，并最终回馈网络社会。

其二，重塑结构，拓展外延。重塑结构并不是对传统行业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在前文所指的“深度融合、互联互通”的基础之上，对传统行业的换代升级。例如在农业和传统工业领域，生成新型的集网络化、科技化、组织化、精细化于一体的工农业生产及经营模式，将个体户、家庭农场和小作坊、合作社和大型企业等串联支撑起来，并通过互联网的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条件形成危机预警、质量检测、市场预测等行业手段，促进产业体系不断升级。在教育领域，以学校为核心、网络为抓手、社会为平台推进“互联网+”新型教育，通过“慕课”等网络教育

方式，充分发挥新型网络教育教学教育资源的特点。例如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教育内容选择自主化，教育形式个性多样化，教育管理智能化，教育对象广泛化等等。在其他许多领域，例如通讯、交通、电商、金融等，互联网都充分发挥其效率高、创新快、选择多样的特点，重新塑造了这些领域的结构体系，使其外延得以大大拓展。

其三，发散思维，变革创新。“互联网+”思维，就是在原有的互联网思维，即以电脑为核心的桌面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到平板，手机，手表，眼镜等各类人机交互终端的物联网思维。这种思维，首先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物联网内的各类事物，彻底摒弃封闭的、消极的、被动接受的心态；其次要大胆创新，勇于突破，在从事“互联网+”实践的时候做到思维先行，走出旧有工作的局限；再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需要与时俱进，将“互联网+”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结合起来，即以人为本、贴近生活原则，地位平等、相互沟通原则，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践原则等。总体而言就是建立起网络-社会-人新型“生态系统”，妥善利用互联网上的各类丰富资源，大力推行“+”的创新实践，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思维活力。

其四，以人为本，个性定制。“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新技术条件更好地为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服务。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与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乃至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最深入的融合，而这一切进步的根源都来自于对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对人性的敬畏和解放，才能使“互联网+”去除后顾之忧，其先进性和重要性得以完满体现。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人性的解放，带来了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先进AI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为依托的“互联网+”生产制造-交换分配新模式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智造”理念被提了出来。

其五，开放合作，政民协同。为响应李克强2015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国策，我国各地都兴起了探讨“互联网+”创新创业的热潮。首先在政府方面进行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建设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项目，并面向所有的社会资本开放。其次在“互联网+”企业和

个人方面，响应全国的创新创业热潮，摒弃原先“孤岛式”的、以技术官僚为代表的“想象式”决策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支撑下所兴起的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条件，真正做到用人性需求来驱动市场把过去制约创新的环节化解掉，让创业者能够减少制约创新的环节的束缚，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其六，万物互联，全球一同。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有学者将“互联网+”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称谓，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等等。可以说，将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相连接的“互联网+”，不单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还是一场全球化的创新竞争。“互联网+”将连接实体、个人、设备等一切基本要素，并如电能一般，把一种全新的能力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并创造出一个“互联网+”生态体系。^[6]在这个生态体系下，互联网连接传统行业带来传统行业的换代更新；互联网连接公共服务领域有利于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改建和管理；互联网连接文化娱乐领域，带来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的共融共生，明星与粉丝之间近距离相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方式武装自己，深入理解这场全球性创新竞争的“万物互联”时代，引导和培养能够适应这次全新挑战的创新型人才，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其战略意义非凡，并且刻不容缓。

二、“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后现代要素

在“互联网+”的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呈现出“媒体化”“载体化”“零散化”“人本化”“细微化”等新的特点，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环境更是向着“后现代”的诸多要素靠拢。这些后现代要素的展现及其对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兴起了一轮又一轮建设“互联网+”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的热潮。

目前在网络上，各类思想流派百家争鸣，各自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后现代并非官方主流的思想流派，而是传自西方的思想流派，在网络

上颇具影响力的思想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后现代主义等等，其中又以后现代主义潜在的影响力最为深远。总体上来说，“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后现代思想起作用的领域主要有：

1. 信息传播领域

网络已经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信息传播领域，人们实际上传递信息、表达话语权的方式已经由原来的大众传媒（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的被动接受信息方式转变为网际网络为代表的个人化双向交流（微信、微博、BBS等），即人们自主选择信息，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过程中。

因为信息传递、交流方式的转变，导致人们工作、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已经由报纸、电视等一对一，一对多的形态变成了多对多的交互交流形态。这就导致教育的受众群，即被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教育的同时，教育者也会面临被教育者的信息及时反馈。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做出了“媒介即讯息”这一论断，“媒介是事物所以然的原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按照他的说法，媒介传递的内容根本不在于它所关注的行列，不在于媒介传播是何种方式，甚至不在于其具体内容，而在于媒介本身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全球互联、共融共通的大背景下，网络平台上各个阶层、各类团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孙立平在《博弈》一文中曾经谈到“我们必须正视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7]实际上不光是在团体和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即使是某一个具体人的身上，都同时受到来自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乃至后现代的各类信息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引导社会正能量，如何监督各种价值观念的健康走向，如何搭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 价值导向领域

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是由后现代的反本质和非理性特点所决定的。这就导致一个现象：传统方式的由教育者负责传递信息和给予释义给被教育者的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教育双方共同参与完成。例如在写作领域，网络上

的写作模式中，文章释义和作品走向是由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两者共同决定的。

首先，网络平台的主力与后现代有着天然联系。作为网络主力军的80、90、00后，社会给他们的一个标签“非主流”与后现代的内在精神不谋而合。后现代在思想上乃至行为上都被表述为是反传统、反本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非主流并非贬义，而只是指小众。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诸多先例来看，今日的非主流却可能成为明日的主流，非主流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其次，“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精神表现出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的特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到：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前文中也已经提到，“互联网+”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创新性。经过融合重塑的“互联网+”新行业，就是这种消解主体性特点的外在表现。消解主体性不是指事物完全失去主体，没有本质了。而只是指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和本质，主体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自我凝聚的，本质实际上是偶然和不确定。就如同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言：事实和真理只是语言上的，是受语言自身约束的，因而主体是消失于语言游戏之中的，而真实应该是凝聚在主体内部的，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3. 人际沟通领域

麦克卢汉有一个论断：媒介即人的延伸。他所谓的延伸一是指身体器官的延伸，比如轮子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二是指某种感官的延伸，比如口头言语是听觉的延伸，印刷物是视觉的延伸。三是指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这专指他理论体系中的电力时代，包含了广播、电报、电话、电视等新兴媒介。而在“互联网+”的时代，由电脑、手机、手表等构成的物联网是人类所有感官的延伸。

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人性的敬畏和解放。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与之相对应的首先就是个体独立性的增长。因为传统的固定空间教育模式被打破，“流动的空间”利用急速传播的影音信息使来自不同空间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例如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模式。同时，空间的流动性也带来了时间的机

动性：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媒介集中为同一瞬间，传统的时间感受也被打破。满足人们工作、学习、生活需要的各种活动更为方便快捷，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也变得更为高速有效。此外，面对面的传统社交模式也被解放出来，人们变得更为独立自由，也因而产生了“宅男宅女”这样一类特殊的群体，即使不与人接触也能够社会上生存。

其次是过度网络化带来了认同感的丧失。“互联网+”背景下的时空感受给很多人带来了解放和自由，却也在不自然中弱化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地区认同，产生了一个互联网所特有的虚拟社会孤岛。这样一种虚拟社会不仅对传统的国家、社会、家庭关系提出挑战，甚至连人类最基本的男女性别关系都被模糊。因此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个人自由充分解放，社会的组织和结合更为紧密有效，个人能力大幅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淡薄的个体责任感和义务感，传统的群体意识、权威意识、人际沟通关系被无情地消解，自恋、孤独、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社会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三、运用后现代理论武器，打造“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

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观念到方法都面临改变与创新。

第一，运用后现代“发散思维，解放人性”武器，做到与时俱进，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早已经由居高临下的训导和支配变成平等的交流探讨和合理的引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只是教师和学生的职责，也不只是网民的独有义务，而是整个社会成员必须树立起的全员教育的思想内容。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居于教育地位的团体和个人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对潜在的受教育者所产生的教育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条例制度的简单宣传和灌输，而是有理有据、相互交流探讨和敢于接受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的存在，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威力真正引领现实决策。按部就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必须被打破，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者和写作者，是所有人都能同时既成为教育者又成为教育对象。只有树

立这些观念，让人性完全解放出来，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局面。

第二，运用后现代“包容性思维”武器，做到持之以恒，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网络上存在的一切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相兼容。一方面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传播需要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引导，这是我们辨别是非、去伪存真的需要，也是保持思想先进、政治正确的需要；另一方面学习一些非主流的正确价值观，仔细筛选和学习更新鲜更实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新、重塑被教育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用内涵丰富的互联网信息和现代信息科学理论的力量武装自己，提升被教育者的学习兴趣，也有利于切实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三，运用后现代“审慎性思维”武器，解放思想，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方法。首先，大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网络和 BBS，对舆论进行合理的、

有利于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引导，为被教育者准备好先进的理论武器和详尽的史料论据，并让人们亲身进入到理论交流和探讨中来，能够得以随时随地地参与和提高自身。其次，过滤信息，封杀不良网站。至 2015 年年底，仅在高校教育系统就至少建立了 120 多个直接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 BBS 站点，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先锋军的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学习生活方式都受到其影响。如何保证互联网时代大量信息中的糟粕不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造成冲击，过滤、关闭一些网帖乃至网站，尽量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充分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条件，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活力。通过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购物、网络聊天、网络电视电影、网络新闻等渠道，让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到每一位潜在的受教育者身上，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变得轻松自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完满体现。

(参考文献)

- (1)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 [6] 马化腾两会提案大谈“互联网+” [EB/OL]. 中国物联网, <http://www.netofthings.cn/GuoNei/2015-03/5507.html>.
- (3) “互联网+”激活更多信息能源 (N). 光明日报, 2015-07-09.
- (4) [5] 中国有了“互联网+”计划 [EB/OL]. 中国物联网, <http://www.netofthings.cn/GuoNei/2015-03/5505.html>.
- (7) 孙立平.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元 子)